

袁英光 童 浩 整理

李星沅日记

下
册

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

中华书局

袁英光 童浩整理

李星沅日记

下册

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

中华书局

道光二十三年(1843 年)

癸卯正月初一日(1月30日)卯刻起。向阙九叩,复向南四拜,祝阿母慈寿,均行衣,河陕汝道蒋明允,陕州李溟及都司汛官吏目皆入贺。已刻往答拜,至道署,嚮谈镜秋言湖南捐输,其乃弟二人共捐银三万余金,奏请加道衔,素封之家藉申报答,恩施俯逮亦有荣光矣。河南知府殊乏领袖才,肖元吉可首选,而许州代务未洁,他如汝宁府长臻无吏才,归德胡希周亦中等,陈州王掌丝、卫辉耿省修均有老意,怀庆陶福恒性耽安逸,时斗叶子,乃弟亦不检束,彰德府俞焜欠老干,然懦于口而明于心,尚不失为读书人,南阳陈仲良初来资浅,亦非其选也,开归道杨以增至堂,行大。山东进士,干练结实,河北道庄瑤太笨而嗇,颇不为上游所许,南汝光道李凌云本陕西皮货客,今以捐输得运司衔。

双圃舅氏书云,昔日见赏于襄平蒋相国,每以陶贺李并举,今兆在足下,而为有妨所出则一也。且器宇才略本逊,非作谦语,仕途中势均则忌,不系交情,二四同功,善不同近,何况两大哉?子俊才不及中上,而议论多是己非人,当于谦抑之中仍留分量,否则高谈雄辩,久后恐有参差,语皆关切肫至。

初二日(1月31日)已刻行,河陕道、陕州牧、都司吏目均送于郊,六十里霍宝县宿,县令赵宗权迎见,山东进士,亦上年所旧识也。阌乡令李蓉海福源,四川举人。赴州过此进见,人明析,上年亦道遇之。陕西解河南饷第三批委员谢嘉淦稟候,头批李世钦、二批魏德音闻已过陕,意即前年硃石道上所值也。

初三日(2月1日) 卯刻行,五十里达子营尖,四十里盘豆驿宿,均阒乡地,盘豆向无官店,近则焕然一新,意为兵差设也。潼关厅濮城迎见,询悉璧将军已于客腊北上,禹元魁案照原议奏结,闻原告尚不甘心实属刁狡,吴恒控驿站以前代理,西安府白维清不着边际,致有此累,有传日上三竿者,果尔,更应查究。咸宁县兵差局近分东西二所,亦有抗差讦控之事,现议与长安均改钱庄,岁少入四此亦正办,民刁固不可长,民困尤不可不恤也。两首县既调补有人,以佛忬同知陈尧书现署乾州,致实缺均不能到任,殊非慎重地方之道。

初四日(2月2日) 寅正行,四十里未及半,遇署潼高道刘燕庭喜海来迓,辰正入城署,潼关协王万得率弁兵列队迎于郊,旋至公廨见,王本湖北乡勇,寓居汉中府城,大致尚明妥,年已六十余矣。燕庭为文正文清之后,性故端厚,颇耽金石,不甚任事,前年曾见之春如座中。同州府汪于泗,卸渭南县武访畴,朝邑姚洽、澄城张箴、蒲城朱大源、华州郝升荣见。又四十里华阴县岳庙宿,县令姜申璠先迎于关,沈生大谟辛丑庶常,乙未本房荐卷,长安人。

初五日(2月3日) 寅正行,七十里华州尖,州牧郝升荣、白水马晓林、渭南余炳焘见,马壬辰同年,余亦旧识。又五十里渭南县宿,抚标中军马辅相披执迎,西安府贵麟、临潼县刘达韶见,贵以子爵作守,历安徽甘肃陕西三省,先后几四十年,乞病三次,质庸而老,乃恋栈定不去,当以微词讽之,并飭将所延劣幕翟四先行辞去。

初六日(2月4日) 卯正行,四十里林口尖,又四十里临潼县华清池宿,兴安府李希曾、定远厅罗定约、留坝厅贺仲城、砖坪厅富明阿、署乾州陈尧书、署耀州程义勋等迎见。李久于陕颇干练,罗为其子所误,官声不佳,贺尚平稳,富初卸城固事颇不愿回砖坪,陈甚庸暗无足取,程尚可造。又卸耀州邱均恩为叔山太守本家,颇有屠沽

气，葭州凌树棠尚能事，咸宁常瀚年壮才明，长安县陆铨亦老到而累重，泾阳胡元煥本汶汶亦有累，三原周庶盛略有才不甚纯正，南郑陈捷魁谨厚有为，石泉孙玉麒尚不浮滑，延川潘政举勤于听断，坐补蒲城县张肇元愿而少才，余皆无所短长。

初七日(2月5日) 忌辰，小住。美恒来，饔谈。申刻始由临潼进灊桥，约三十五里，即馆于咸宁县丞署中，常瀚刘建韶迎送于此。

初八日(2月6日) 丑初起。署布政使傅绳勋、署按察使刘源灏、粮道方用仪、盐道那丹珠来见。傅秋坪甲戌庶常，前任潼商道，余往汉中时相遇于华阴行馆，直爽，是山东人，略有宿病。刘润泉则道中翘楚，夙伟视予。方仲鸿庚辰进士，由刑部外擢山东青州府，以托爱翁明保升任，人尚阳分。那故旧所心藏，今仍不失故态，吾末如之何也。寅正行廿里至西门外官厅，标镇两营列队迎，将军布彦图、左副都统西兴阿、右副都统甘露、署镇军及各司道请圣安。辰初入署，辰正接印，将军以次均来贺。家眷午刻入署，内宅修洁宏敞，较他省为优。藩臬两署书役均来贺。申刻至满营答拜，即晤瑚澹如宫保松额，谈少顷，静镇通达，惜以病投闲，然所得已多矣。

初九日(2月7日) 辰刻拜晤司道，子俊颇矜伐，于秋坪、润泉皆有贬词，且年终居然加考，亦向来署抚所无，适以劝捐请奖，奉硃批殊属冒昧著不准行，殆即指此。晴翁调广东，楚香调山东，自有难易之别。

初十日(2月8日) 卯正起。蟒袍貂褂亲诣文庙、武庙、文昌庙、终南山神庙行香，回署司道府厅州县见，文巡以凤翔县典史章廷英充，从沈朗亭学使之荐也。少穆年丈乃郎饶帆太史汝舟，行大。见，其乃叔与余乙酉同年，执礼甚恭，论外间时事极通晓，必继武为好官。酉刻招润泉饮。

十一日(2月9日) 辰刻起。作小谷、衡甫、补之、楞香、涤

子、子鹤、子贞伯仲、伯源、海秋诸友书，虎师来，以贵守愿乞休致，其友翟四已出署，得辛阶山西来书，知首郡属陆稼堂，亦同年中相契者，惜其才力中等，得杨芝樵寄怀诗六首。

十二日（2月10日）卯初起。貂挂蟒袍诣五岳庙、龙王庙、城隍庙、西岳庙、太白庙、火神庙、风神庙、刘猛将军庙、本署武庙、太白庙行香，中军左营游击及西安、兴安、凤翔三府并各厅州县伺班。过拜驻藏大臣锺方，晤粮道方仲鸿，据称所属以临潼刘建韶为最，似非确论。鄜州童淦有案记大过三次，声名本平常。咸阳徐葆甫办事认真，不避劳怨尚非虚誉。西安府贵麟人太老实，现闻妻计不敢请假，即老实之一端。邠州张坦来辞行，颇见老态。延榆绥道刘喜海燕庭自潼关来见，询悉同州府汪于泗诚实少才气，蒲城朱大源初政可观，近已多累，朝邑姚洽小有才，居心不可问，华阴姜申璠言不顾行，华州郝升荣亦苦，郃阳陈煦无劣迹，澄城张箴较出色，濮城老而近滑，尚在情理中。韩城傅德谦、白水马晓林皆庸碌无可纪，商州属惟雒南以前任许存之，现任许丽京皆罢软不任事，缺已不可为，代理令白本初尤苟且下不去，余不甚悉。延安则保安海龄昏，安定康象书不识字，宜川姚锡两年病卧不能起，安塞雷德九、甘泉余庚阳皆平平，靖边萨庆棻太老实，延长王义樟、定边杨瑛较佳，绥德州汪士松外面能应酬，榆林则怀远何丙勋最出色，葭州凌树棠亦有才，鄜州董淦老而病，病而坏，洛川黄大楨有纨绔气，中部郭云章、宜君陈模均可，北山缺止可外调示劝，不可内调示罚，以其无向上之志，必有累地方，燕庭外虽浑浑，所论颇中窾要。复晓师、锺泉、杨至堂书，又复辛皆、芝樵书，卯刻朱弁赉到任摺，入京限廿一日递

十三日（2月11日）辰刻起。司道见，询悉首府劣幕翟四已于初九日出署，予意水母目虾，名为辞退尚在身后办事也。宜川姚

锡有去志，并请即以应补之员往署，果尔，亦云知机，然俊翁包庇久矣。长安县丞张普霖老病，即令速退，免咨革谕。两首县示省城商民遇地方官长于途，行必止步，坐必起立，车内必下帘，车头必下站，观听所系不可忽。韩城傅德谦人昏懦，因谕以择友宜慎，如旧友曾经犯事何又倚为腹心。谕商州牧差探樊城入商州山路，往拜四川副都统富勒洪阿及刘嗣泉燕庭均未晤，由湘臬寄家信数行。又复陆立夫、陈海阳及岷山节相书。

十四日(2月12日) 辰刻起。凤翔守豫泰及司首领见，按照磨谢庭芝与长安县丞张普霖为甘肃同乡，因论张普霖老病而聾，可劝以速去，迟必咨革。虎师言贵守初甚惶恐，近日以俊翁言依然恋栈不忍去。定远厅罗定约老而贪，得子又不肖，颇不为同官所喜。邠州董淦声名坏，其病卧不起，亦与济川姚锡同。武芝田署渭南一年所余颇可，似宜卓异引见。延川潘政举以母老不能入山，乞暂留省，似与现在办法不合。沔县朱清标耐苦有为，可调剂南郑，陈捷魁不愿调大荔，怀远何炳勋皆以为可任事，豫星阶乞春暖奉母入都，尚可行。致山东崇雨舫书。

十五日(2月13日) 卯正貂褂蟒袍诣文庙行香，阅沈闾亭学使致长安县书，知于十六日启行晋省，拟约十七小集，适司道至，谈悉将公请当改期。约满营刘湘浦拟奏稿，以吴恒事不干己，藉词耸听，虽无胁制求帮实据，而冒昧倾险，旋复避重就轻，实属行同无赖，既经前署抚臣奏请革职，押逐回籍，应永不叙用，毋令捐复入官。

十六日(2月14日) 辰初起。前夕得家中去腊十五日由善化寄书，知母亲将允就养，欢幸无似，即由湘臬限递一书，并由樊城大路十八站至西安路程单子，旋又由长府善县各致一书，告知两弟酌量随侍，并拟派人至襄阳迎候，约二月初十日以前可到家。申

刻，过仲鸿署，同坐为子俊、秋坪、理堂、燕庭，从公讌之请也。戌刻，闻沈子菜学使到，即往晤。

十七日（2月15日） 辰初起。虎师来，谈悉醴泉县典史傅云龙久卧不起，与宜川姚锡同，长安县丞张普霖亦老病不能舍，若白水县典史靳学琴其劣则又甚矣。潘政举得大荔可胜任。布将军甘都护来，都护云：练兵必须花样，但如纪效《新书》以竹为圈，手举长竿刺之，久则腕力自胜，菱角钉铺二三里亦足止敌上岸，孤城能坚守最难破，惟得间谍及内应则不劳而成功。枪炮用进步连环，有进无退法可胜。练兵久而愈精，百日亦有效。沈子菜来话。旋在粮署公请。由长县寄家书并叶昆臣方伯贺函，寄周介夫书。

十八日（2月16日） 辰初起。往拜沈子菜，旋来别，数许兴安李守贤，凤翔豫守有才而不实，三原周赓感心术不可知，在岐山有争所获周鼎者当令贮库，旋思载回江南，为县民控阻，此岂良吏所为，但其才自可用，在驾驭得宜耳。沔县朱清标久任冲途，亦有循誉。石泉慕维城署三原甚佳。司道来商及吴恒本无赖，其挟制求帮有心无迹，能奏明永不叙用，即加成捐复亦不准行，当先查驿站州县有无私扣抑勒，取结存案。得卞竹辰前辈去腊初五日书。

十九日（2月17日） 辰初起。送桓儿入学。巳刻开印，貂朝衣朝冠拜印九叩，拜旗牌三叩，司道参游以次禀贺。午刻，奉正月十一日廷寄，以陶藩秦陕省铸成二千斤以上铁炮十尊，一千斤以上铁炮十尊，现在分拨何处，如何安置，所奏均不明晰，著查明具奏，并炮位久不演放，必有锈涩之虞；此后每年应如何轮流出演数尊，周而复始，且令炮手演习娴熟，庶可施行有准，并著妥议章程奏明办理，以重军实而资捍卫等因钦此。查此间炮位尚在南院存贮，似须分拨潼关数尊及各城门楼，以符原奏，并拟按季出演，俾免炮位锈涩，即令炮手娴习，计月底当可复奏。得家中去腊十七日由长县寄

书，并二弟梅儿和游金焦四首，均雄宕可诵，又尧舅芝房两书，复竹辰书。

廿日(2月18日) 辰刻起。中军马辅相游击沙殿扬见，告以二月当阅操，此次炮模不准，炮匠之过，且苏州论斤，陕省论口，似以斤数为长，炮位暂存南院，或分拨潼关四尊，余就省城各门安置。陶子俊来亦论此无实际，即传清军厅查明现存火药九万余斤，铅丸十一万余斤，如春秋出演或可无需专造。午刻，约子俊、秋坪、仲鸿、理堂、燕庭、贵秀、岩李、芋村小坐。

廿一日(2月19日) 辰刻起。署长安陆令见，乞以其子改籍函催江苏松江府，因及长安县丞张普霖即日当告休，张因培署岐山卸篆亦当去，鄜州董淦亦病且官声甚平常，洛川黄大桢近略检束，醴泉典吏傅云龙病状不甚悉。中军马辅相来，复告以酌定演炮铅药分量大约一药二子，各省所奏相同，炮兵即营中马步无须另设，制药用碾不用舂，则一万六千脚之说竟无用处，然究不如舂之结实也。宜以竹纸或新瓦时常演试，毋许渣滓不净。作致鹤师、芝师、春师、海翁各书。粮规十三。

廿二日(2月20日) 辰刻起。中军呈演放炮位单子，拟每年春冬二季出演新铸大炮各四尊，每尊每日演三出，每出一药二子，其分拨潼关四尊，即照省城章程试演，因商定摺稿。巳刻，约布将军、西甘两副都及署镇吉昌小集，文巡章廷英见，浙江诸生，貌尚诚恇。

廿三日(2月21日) 辰刻起。作密片，司道见，商汉中府署缺，止言五厅而不及留坝，似有意置贺虎师，殊不可解。清涧罗炤突去，非烟瘾为厉邪？其缺应轮署，乃云初庆亏太苦何以服人，耀州邱庆均仍稟请调回，亦可以不办，张景蕃必留当内差何也？酉刻，约林镜帆改舟、沈玉亭大谏小坐。镜帆言，正摺双衔，片用单衔；正摺

单衔，片用双衔，则须臣某跪奏字样。否则直用再字起，如密片则外封，但写并夹片可不书件数，内用密片陈奏字样可也。复苏州府舒自安化民书及陆令乃郎改归原籍，属函催娄县，又复魏默深书。

廿四日（2月22日）辰刻起。二堂点书役及戈什哈八十名，汉仗有可观者。已刻至藩司监库，东西两藏及正杂公捐四项共银一百七十万有零、钱八万串有零，闻由天府正门，今由照墙后门出入，闻为子俊夫人有娠故，殊可笑。升堂各一揖，司道旁坐，库厅呈银样，西安府走报秤足，果茶凡三献，盘查毕即过布将军署贺赐寿，先二日由驿递到御赐福寿字各一，如意一柄，朝珠一盘，寿佛一尊，绸绉各十件，将军故武人然曾经行阵，圣心故轸念有加也。遇甘都护谈悉，则克录尽可仿造火器，因及僧王演枪炮均药多于子，演佛郎机亦然，遂过南院看炮，二千斤以上一千斤以上各十尊，上刻署院及中军监造名，首府县侍侧，即晓以贮炮宜爽垲，可就炮局新建三间土屋，中门当宽，以便演时出入。往候林镜帆小坐，旋赠以联吟诗。

廿五日（2月23日）辰刻起。胡卓峰提戎函送如意，谢之。沈朗峰〔亭〕书来，附寄贤员单，长安武访畴、咸阳徐葆甫、渭南余炳焘、署同官陆华封、沔县朱清标、安康陈仅、石泉慕维城、延川潘政举、宝鸡崇杞林，中惟陆华封慕维城予不甚悉，余皆在夹袋中。司道见，谈悉清涧以佐杂署不轮委初令亦非正办，秋坪言巡捕可用邵之棠，似宜再酌。绥德州汪士松见，外貌尚可，少书气。湘浦云俊翁有妻舅颇持权，官场亦有投紵者。

廿六日（2月24日）辰刻起。署咸宁常瀚见，谈悉，俊翁遇事自用不加体察，常为人所蒙，即有恩于人受者亦不知感，其妻舅戴姓颇有声，节例有多至百数者，此与苏州之田舅管仓舞弊，积资巨万，衣箱至数十口如出一辙，其与秋坪不合，则以雒南许丽京留省

将为调缺地，其与润泉不合，则以札逐某医太觉难受，某医本军犯不安本分，俊翁未免过激耳。秋坪耿直不苟，且御下亦严，有德于人从不望报，操守其所最优。秀岩庸碌衰毫不留心吏事，闻有银二万寄苑顺成；大约翟四及晁宅，又东街王四皆有存项，现论领袖各郡自以兴安李守为宜，豫守不实，泾守太迂，保守亦老实，延安、榆林皆初换无出李守之右者。鄜州董淦官声狼籍，积有资财，现为其子捐纳知县，本六竿以外缺，岁可余三竿，其弟董九管仓最不安分。邠州张坦年望七与董淦同，而人较可怜。商州王履亨稳当，所入亦止清旧累万金。绥德江士松专工酬应，办事无能为也。秦中五直隶州，邠州向归选不由外升，仅四缺为升途耳。西属泾阳胡元煥滥而多累，同属韩城傅德谦昏而无能，朝邑姚洽心迹不可测，凤属郡县陈椿冠多债少精神，兴属白河崔成宪暗昧，延属安定康象书乖谬，保安海龄粗率，宜川姚锡病废，商属许丽京怠玩，皆宜黜。白水典史靳学琴前年有案，似讹索未成，意图报复，年轻好利之徒也。佛坪陈尧书曾充朱虚舟文巡，是应酬一派。初庆彰既有他嗜，又水陆并进，专任下人，有愧名臣之后。定远罗定约不知其子之恶，声名甚平常。宁陕俞蓬辰老而奸滑渔利，亦为其子捐好官，不解何以得明保也。院幕刘淞浦人品为陕幕最，朱恕斋有仆刘某甚坏，恕斋不之察也。虎师累止数千，得同商皆可了，常牧年壮才明直爽正派，本此间出色之员，所论各员优劣亦空洞无私，品题至当。得概儿正月初八日书，知正月廿七卯刻娶妇。又子贞、子敬、伯源夫妇各一书。

廿七日(2月25日)辰刻起。委弁扈化凤赍摺入京，限初六日早递，计共四包：一复奏铸炮分拨安置及演放章程，并演习抬炮、抬枪及撤兵过境回籍回营片子；一盘查司道库摺，并现查吴恒案略及密陈片子；一钱粮解数；一雨水粮价及捐监片并清单。上用请安摺，约二月廿日内外可回省。复子贞伯仲及伯源、兰溪、小谷、雨帆

书，又上芝、鹤、春三师及海翁书，并马七爷、恩小山、萨湘林各片。致耦庚丈书。关中山长孙绍庭四兄来访。

廿八日（2月26日） 辰刻起。司道见，谈悉俞丞之子愿捐输，初令署留坝，惟领款须加意恐误差。往拜孙绍庭山长及喇嘛王阿旺，遇小雨回。晚招孙许两山长小集。得海帆制军书，以伊犁将军布彦泰复奏兵部，议裁伊犁镇总兵有不便者五，请改裁西安镇移驻天津，因查西安本军营副将，嘉庆十五年陕督那绎堂奏改总兵，现设额兵一千六百名，拟改并抚标一千名，以六百名添入城守营，即将抚标中军改为中营右营，游击改为左营，复以镇标右营都司改为抚标右营，此外如潼关副将、商州营游击、金锁关都司、宜君营参将、神道岭富平营千总仍按营分隶，归于提标统辖，事关更改营制，属为筹议咨后，以凭会奏，并查布将军原奏甚明妥，疑为懈、少两翁手笔，又附片关外三镇伊犁、巴里坤、喀什喀尔，或以喀什喀尔总兵与领队大臣同城亦可议裁，设想甚周备。

廿九日（2月27日） 辰刻起。阅秋审草册二本，传马参将沙游击筹商改营员弁，似镇标右营属弁尚不敷用，或添设守备一二员以资管带。致宝岷山节相书，言廓尔喀此次入贡，沿途甚苦驿骚，有传护送官亦与有力，李守备更为滋事者，乞严于申饬，地方受福无量。由长县寄回家书，复由长县递到去腊廿五、正月初七两书，知慈意拟重阳后携梅生夫妇来，前函春间之请未必允行。又得晴翁除夕书，似在京由小谷寄，函尚未到，颇为悬系，当驰函询之。复蔡渔庄数行。

三十日（2月28日） 辰刻起。中军马辅相查复镇标中左右三营共兵一千六百余名，现议分拨抚标城守，添兵即须添官，应请添设守备一员，千总二员、把总二员，加委额外各一员，当致海翁商之。延榆绥道刘燕庭来拜，谈悉延长王义樟、延川潘政举、定远杨

煥、怀远何丙勋皆此中翹楚。宜川姚锡已勒令告病，安定康象书昏谬，保安海龄粗莽，署延川宋联珠督乱皆不可留。鄜州董淦病且有恶声，耀州邱庆均署三原甚不平妥，雒南许丽京有他嗜，又跼弛不耐一官，均为应黜之选。子俊昧于知人愎而自用，往往拟不于伦。涧泉、秋坪皆不与浹洽，壁将军至潼关亦有我看他如何回任之语，实其夜郎自大有以召之也。孝义厅张恒宝粗鄙不满人意，各郡守以兴安李希曾为优，同州汪于泗次之，汉中保岱非所知，凤翔豫泰则太假，品隲甚不错，贵秀岩老不知退，忠厚无用，未免可怜。

二月初一日(3月1日) 卯刻起。补服诣武庙行香九叩，遇布将军一揖先行，庙在满城内。回署拜观音及太白山神。司道府厅州县见，子俊以春秋演炮为难，不知炮由伊铸，如何安置，如何演放，固应早为计及，岂至此时始用踌躇邪！好辩好驳性与习成，一生吃亏在此。考演两教官题可以为师矣，诗题“春和景明”。富平县张其翰辞见，谈悉该县多刀匪，拟示劝村民团结，有匪即擒，擒者重赏，亦诘奸之一道，较胜壮役滋扰。潘政举治狱精审，现在臬局不可少，邱庆均未见妥当，许丽京不留心民事，所论颇公，程义勋如委审尽可靠。复海翁书，议以抚标中军改中营，右营改左营。即以镇标左营游击改为抚标右营。似三营礼制画一，亦可认真操防，城守职分较小，拟并额兵拨成千名或八百名，余悉归抚标，以资弹压。至抚标既经添兵，请添备弁各一员，把总二员，加委额外各四员，所有印信戳记，俟查办时咨部办理。复程晴峰、刘涧泉书。本月廉来。

初二日(3月2日) 辰起。补服诣关书院观风，司道府厅县随，应课者约七百名，先派石泉孙玉麒候补县殿绍伊头门点名，诸生衣冠济楚较胜川中，锦江山长孙绍庭迎送于二门内，四书题“为仁由己”，诗题“以虚受人得咸字”。复富制军议撤西安镇总兵咨文。

初三日(3月3日) 寅正起。朝服诣文昌宫主祭，将军、副都统

同行礼。卯刻奉恩赏福字于大堂口，九叩谢。司道人贺，府厅以次禀贺。安定县康象书已刻入见，口称原已禀辞，因闻大人意欲甄劾未即出省，并称家有老亲务求恩全等语，当经诘询此语从何而来，该令又坚不指出，伏地不起，挥之不去，实属怪诞。查举劾贤否本司〔院〕自有权衡，该令以现任属员乃敢当面乞请，即此糊涂荒谬已为不称职之确凭。国家澄叙官方，岂容茫昧无知滥膺民社，即札司先行撤任，听候据实奏参。酉刻，该令忽具稟请终养，因批该令今晨进见，言动均极荒谬，已飭司先行撤任，听候本院奏参，兹复呈请终养，显系规避不准，原稟发还。将军、甘都护、吉署镇均来贺。林镜帆过访，因索观少翁奏稿。复辛阶廿四日来书，并致陆稼堂贺署太原。

初四日（3月4日）寅初起。寅正朝服诣文庙主祭，規制宏肃，乐舞整齐，约六刻礼毕，天始向明，遂答拜将军、两副都统。甘大兄老成纯谨，荆州驻防中善人也，谓予未莅任官民皆徯望，有畏心较易为力。西六兄则云予丰顺有后福，气色似岷翁。已刻，奉到正月十二日拜发报到任摺，奉硃批诸凡勉力认真，万勿有负委任之意。又曾记朕旧作有云勿为诱化固初心，汝其致念焉。另片奏陕省大局及查拿刀匪情形，奉硃批禁暴安良，诚地方之要务，勉之。仰绎慈训肫切周详，且以御制垂教，尤群臣所希有，实深感泣，身轻恩重，不知何以报答万一也。得子敬、子贞、小谷、衡甫、楞香、咏莪、补之、子鹤、涤子及伯源、概儿书，闽中消息不能不迁就鬼话，殊增太息，粤民烧夷楼查办不善，恐人心解体，圣鉴固在数千里外也。招石泉孙玉麒、延川潘政举调补长安武访畴，阅关中书院卷子，因谈及查拿刀匪，必邻封合力治拿，不分彼此，一经获案，痛责成废，匪徒或可知儆，若似军流罪名有何益处。潘树人持论颇有见，其才具力量似在孙潘以上。康象书以“圣诞”讹“圣延”、“宛在”讹“晚

在”，大为科甲削色。草奏参康令稿，以该员心地昏庸，办公竭蹶，本在应黜之列，乃复书面干请，又以乞养避参，即此冒昧支离，已为不称职之确据，若令再膺民社，何以整肃官常，相应据实奏参革职。

初五日(3月5日) 寅正起，卯初朝服诣东门外社稷坛承祭，答拜司道，俊翁言俱自是，无以商榷，秋翁语皆持正论，雒南许丽京亦虑其废弛地方，论俊翁实心每为人愚，尤以邱永山之言为主，论予三月后甄核自不可少，仲鸿亦云许丽京他嗜未断，有名士踴弛气习，理堂事激则生变，须善处之。晤理堂，闻台星泉西安镇缺即日当裁撤，颇欣欣色喜，亦常幸灾乐祸之意。

初六日(3月6日) 辰初起，已刻封发摺子，一参安定县康象书，任意乖谬请革。一报下忙钱粮已未完数目。并寄小谷、衡甫、子贞、伯源夫妇、概儿及大郎书，约十五日可到。得南中正月十六日家书。西台云以人治人，因物付物，原是正论，予亦非矫情者，但时势所值不得不去其太甚耳。季眉云迎养以春间为便亦有识。上年租增六百，成数尚不可知，惟存数可九。南门周姓宅或能作菟裘也。又得贺蔗丈、陈念翁、唐荫云、熊定庵书，即复，并致陈尧舅书。

初七日(3月7日) 辰起。中军呈委缺单以朱铤署为资摺，如限示奖也。四川顺庆守郭梦龄见，山东潍县进士，曾知直隶县事，双圃丈守保阳常在谏局甚切得，旋补湖北同知，以裕东岩制军明保升今职，人明白直爽事首郡，现任鄂臬次虎廉访族弟也。作致林少翁、邓嶰翁两书，由伊犁将军转达。幕客梅清溪忽患疯疾，因麾之去。梅与云崖同寓，云崖先日亦断弦，怪甚。

初八日(3月8日) 寅正起。朝服诣西岳庙承祭，镇军及司道府厅县随。署镇吉六兄谈悉，胡卓峰提戎拟于西安镇缺奏裁，以城守参将改为副将，即由神木营对调，但神木亦边地为榆林东营，定边为榆林西营，相距皆数百里，向隶榆林镇标，移置亦不易。司

道见，谈悉兴平县有史三骆驼纠众抢夺赌犯，并殴典史，乃将救护典史之回子某刀砍成伤，此风断不可长，即飭委员陈炳琳密查，一面飭长安县选差干役前往协缉，务获重究。复云舫、苏溪、介夫书，又发林少翁家报。酉刻为云岩饯行。发三原课卷少佳文，关中书院较胜。

初九日（3月9日）辰起。送云崖行，总角之交分袂惘惘，其人其遇均觉可怜，张四同日先行，限本月内到省。诣箭道阅戈什哈马步箭及马枪，自以步箭为准，五矢者赏五百，四矢者赏三百，三矢平等，二矢存记一矢留观下次，其中箭应除打边钻底，不计专以红心为主，弓力亦须先验，发马不准更换。又在任各弁及随营学习各武举世职，均应示期考阅。首县来禀，兴安纠殴典史首犯史骆驼昨已拿获，即将解省。又吴某以理堂派司仓折色派司税账簿及外人馈送皆有亲笔满洲字，挟制讹索先授以柄，设一决裂从何收拾，比匪之伤如此。又徐英小方及仇人郑田当有分项，理堂钻刺类此。四川成都选缺知府徐宗干来见，庚辰进士，前任山东高唐州，予轺车入粤见之，温雅有度，曾作诗贻之，今九年矣，牧济宁得明保升府，闻宝岷山制军将径调为首府，似亦堪胜任，至府幕丁绳之甚不可用，而晓师乃为推荐，殊不可解。

初十日（3月10日）寅正起。朝服诣武庙承祭，将军都统总兵司道同，回署小坐。已刻往，为将军七旬寿遂留饭，竟日端坐甚苦。子俊云捐输有续到者，如宁陕俞丞、三原周令、文巡肖典史皆有捐项，理堂亦将为其子捐郎中，约月望前银必交库，以凭具奏。东山将军以赐件供奉寿堂，卓幔均用黄色。

十一日（3月11日）辰正起。两监院来见，谕以十四覆超等诸生，十六课诸生诗字，均在终南仙馆面试。兴平李梦愚、肤施陈炳林来，禀悉该县距城十里许有许家村，聚族而居，人最强悍，初六日该

村办会，俗云社火有赌匪在尧王庙，适典史在彼弹压，闻即往拿，仅获把风之史六等，忽有史骆驼喝令地保史添荃鸣锣聚众中途夺犯，并用白蜡杆打去典史帽顶，其顶盘脚划破头顶，又杆伤两膀及臂，复另伤护官人役，此而不加惩办，犯上不已即为乱民，因飭令随同首府确审详办。闻道光元年邵阳县亦有殴辱典史之案，闻拟大辟，应详查。四川按察使经历史致铭丁艰来陕，稟悉四川光景如昨，陈海铨署乐至竟不讲操守可恨，裴显忠撤省，因劝捐收银出示有致干叱追字样，本属孟浪。复宝岷山节相书，言今之通弊上安下逸，文恬武嬉，无事则晏然，有事则茫然，蒿目茶心，杞忧殊切，殷道不苍滑，未始非能手。闻署川藩传坐省家人催到任礼，贪鄙已极。又致晓詹师书，托问《经韵集字解注》原板似在河南抚署，能否借去刷印，分给书院诸生。得尧农舅正月十七日书，又得陈海阳书，言陆立夫为查八字，以寅运木能生火，丙午丁未两年有波折，恰与众论合。

十二日(3月12日) 辰刻起。复海阳同年书，阅戚南塘《练兵纪实》，拟撮其要领刻为训将训兵两篇。连日借读林少翁湖督任内奏稿，委曲详尽雅饬似陆宣公，虽雄直苍莽不如文毅，亦足与懈翁并称摺奏能手矣。

十三日(3月13日) 寅刻蟒服出西门诣火神庙主祭，镇军司道同，旋来见，谈悉同知知县委用乏人，应具摺请拣发。兴平案先须审定史六等是否聚赌把风，典史实非妄拿，始可照聚众夺犯问拟，此最要关键。鄜州董淦来见，官声狼藉姑弗论，即其行步蹒跚，老见于面亦何可再为姑容。宜川姚锡已乞病，犹胜彼愤愤者。马参将言杨忠武前在兰州被人放火烧衙署，实已革都司蔡长泰指使，亦忠武所提拿者也。本标世职有病者限一月不愈开缺另袭，与武巡杨兰同。关山汛千总能留陕升补，亦武弁出路也，致海翁书当附